

能饮一杯无

■魏荣冰

林语堂先生说，苏东坡是“饮酒成癖者”。东坡爱喝酒，但酒量不行。他在《书东皋子传后》写道：“天下之不能饮，无在予下者。”他这么说似乎有点绝对了，至少应该算上我啊。因为我只有六小盅酒量，属于地地道道的“不能饮”。

记得六七岁的时候，一次母亲自酿米酒。那时家里条件差，没有糯米，就用石磨将玉米粒碾碎，放入锅中煮熟取出，倒入一盆温开水淘洗，再捞起滤干，倒入甜酒曲拌匀，装入罐中，加盖封好，放在灶台，数日即成。

母亲做的米酒香甜醇厚，口感极佳，我忍不住连喝两碗。米酒的酒精含量很低，可我竟然喝醉了，倒头便睡，半日方醒。醒来后，父亲说，我睡梦里说胡话，连声呼叫父母，嚷嚷着村子里一个邻居拿着一把斧头，来砍伐我们家门前的那棵大核桃树。姐姐和哥哥在旁边一边点头附和，一边哈哈大笑，母亲更是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这件童年趣事，后来常常被提及，成为家里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不善饮酒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村庄。参加工作后，一次到老家村子里督促农业生产，乡亲留我吃晚饭。席间有人劝酒，一位长辈劝解道：算了算了，这小伙儿喝不了酒，小时候喝米酒都能喝醉哩！众人闻之，先是半信半疑，旋即笑得东倒西歪。

自幼有了这层心理阴影，我对酒有点排斥，平日里敬而远之。逢年过节，或重要聚会，偶尔拿起酒杯，也是做做样子，浅尝辄止。一些朋友说，酒量是喝出来的，要练！我也曾试着训练自己，抱定视死如归的信念，横下一条心，强制自己多喝几杯。结果无一不是醉得一塌糊涂，昏睡不醒。有几次甚至呕吐不止，全身虚脱，几天提不起精神，走起路来像柳絮般飘浮着。

屡败屡战，屡战屡败，让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体里缺乏饮酒基因。在无数次试验中，我明白，只有当喝酒在六小盅以内时，才能实现酒力与酒量大体平衡，头脑保持基本清醒。如此经年累月，朋友们也都清楚，纵有造化神功，于我的酒量也全然无补。他们失去了耐心，不再对改造我的酒量抱任何幻想。凡有宴席，他们就会主动为我额定任务，只喝六杯，绝不再劝。就这样，我六杯酒量的消息不胫而走，成为一个特殊标签。酒量如此不堪，我也就不喜欢喝酒，平日里一滴酒不沾。

想起来也挺难过的。我内心里无限仰慕苏东坡，将他引为人生偶像和精神导师。然而，仅喝酒这一件事儿，就难望东坡项背。

东坡虽然不胜酒力，但他喜欢喝酒。他在《书东皋子传后》写道：“然喜人饮酒，见客举杯徐引，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，落落焉，酣适之味，乃过于客。闲居未尝一日无客，客至未尝不置酒，天下之好饮，亦无在吾上者。”家中天天请客，桌上顿顿有酒，见到客人举杯痛饮，他心中比客人还要酣畅淋漓，实在是个至性至情的男人。

东坡如此好客，自然很费酒。他在谪居惠州期间，附近五个太守，慕其才华，敬其节操，经常送点酒给他。这些酒肯定不够喝，他便学习当地民间技法自己酿酒。尽管东坡酿酒技艺不精，三儿子苏过笑他酿的“桂酒尝来犹如屠苏酒”，可是东坡依然乐此不疲，还尝试酿造了好几种酒。

东坡爱酒，是中国酒文化的一个缩影。中国是一个酒的国度。地不分南北，人不分男女，皆饮酒成习。唐代诗人王驾《社日》写道：“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。”想想那画面，酒不醉人人自醉啊！

人是社会动物。在漫长的社会生活中，繁杂的规则制度，将人囚禁在理性的笼子里。人的社

会性不断强化，天性被抑制甚至抹杀。生活总是充满了辩证法，它不失时机地赋予了人喝酒的天性。醉酒能够解脱理性束缚，进入一种自由状态，从而激发艺术创造力。因是之故，古今中外，酒与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尤其是酒与诗歌，常常被相提并论，苏东坡《望江南·超然台作》说：“诗酒趁年华。”美国作家克里夫顿·费迪曼说：“酒是瓶子里的诗歌。”

中国诗人饮酒，传下无数佳话。一代枭雄曹操逐鹿中原，慨然长叹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”陶渊明作《饮酒》二十首，以饱满忧愤的笔触，抒写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追求。李白居然能做到“长安市上酒家眠，天子呼来不上船”，无愧于“酒中之仙”的称号。杜甫“白日放歌须纵酒，青春作伴好还乡”，写尽了战乱之后的狂喜心情。王维一句“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”，戳中多少离人泪点，成为千古送别绝唱。王翰“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”，把人带入苍凉的边塞，战争的惨烈场面如在眼前。刘禹锡“今日听君歌一曲，暂凭杯酒长精神”，暗寓了对自己贬谪生涯的无奈和忧愤。陆游“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”，极尽农家生活之妙。苏轼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”，将人生的悲欢离合，融入对茫茫宇宙的追问之中。范仲淹“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，一反苍凉悲郁风格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李清照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”，传达了女词人委婉细腻的内内心世界。黄庭坚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将昔日相聚宴游之乐与别后漂泊江湖之苦形成强烈对比，对朋友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。

不单诗人与词家爱酒，画家、书法家亦多嗜酒成癖。王羲之醉酒之后挥毫写出《兰亭序》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据说，后来王羲之“更书数十本，终不能及之”。画圣吴道子，作画前必畅饮，待大醉动笔，挥毫立就。

与中国大异其趣的是西方世界推崇酒神精神。尼采将酒神精神上升到哲学高度。与叔本华不同，尼采承认人生的悲剧性，又超越人生的悲剧性，强调生命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，确立一种对待人生悲剧的积极立场。酒神精神广泛地影响了西方的文学创作。美国文坛硬汉海明威的作品中，弥漫着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，他本人也是嗜酒如命，他有句名言：“能站在吧台边，就别找桌子坐下。”

酒也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民间说，无酒不成宴席。过节日，办喜事，要觥筹交错，大宴宾客。朋友小聚，要猜拳行令，交流感情。离别之际，要推杯换盏，以浇离愁。就是在家，好多人也喜欢炒几个小菜，浅斟低酌，优哉乐哉。

饮酒作为一种饮食文化，自古以来，形成了一套酒席礼仪。正式宴会要致祝酒词。同桌饮酒要做到长幼有序，主客有别。为了让客人多喝点酒，主人就要劝酒。为了劝动客人，主人极尽劝辞之妙，让客人无法回绝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劝酒辞。在乡间一些红白喜事场合，人们将劝酒辞演化成“说酒话儿”，真是妙趣横生，雅俗共赏。

当然，美酒虽香，也要饮之有度。所谓花看半开，酒饮微醺。如果一味地豪饮暴饮，甚至纵酒酗酒，就会对身体造成很大伤害。

窗外雪花飘落，匆匆又是一个冬天。不由得想起魏晋名士刘伶《酒德颂》所言：“幕天席地，纵意所如。止则操卮执觚，动则挈榼提壶，唯酒是务，焉知其余？”此刻谁有饮酒之心，且来且来，趁天色将晚，与你共盏，痛饮六杯，共步壶中天地，共度诗意人生。

梅花韵

■党世根

说到梅花，没有人不喜欢的。

梅花谷的梅园，把满园的梅海，酿成了心间的万株绽放。

年年岁岁看梅花，才有了陆希声的“冻蕊凝香色艳新，小山深坞伴幽人。知君有意凌寒雪，羞共千花一样春”的诗句；才有了杜甫的“岸容待腊将舒柳，山意冲寒欲放梅”的诗句；才有了关山月笔下梅花枝干如铁、繁花似火、雄浑厚重、清丽秀逸的风骨。真个是看不尽的梅态百态，吟不完的梅诗古词，绘不完的梅骨梅品，唱不尽的梅韵梅魂。

看梅花看什么？如果把梅花真的当成一种花来看，那就俗了，就没有意思了。愚以为，世间植物和猫儿狗儿甚至人类在大自然里都是平等的。说句实话，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——我真的看不出人的生命比植物的生命有什么特别高贵之处。

我想梅花如果看人，它们会怎么看？走不进植物的生命，发现不了植物的生命精神，并不等于植物就没有生命精神。弄不好，每年看梅花，也是梅花看人的时候呢！如果梅花看人，那么，人的哪一种生命现象叫开花？是男人开花，还是女人开花？是人人都会开花，还是有人会开花有人不会开花？

在梅花谷建梅园从山上移植梅花的那一年，我去看过梅花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没去看过梅花。但每年梅花开时，我都在想梅花谷的梅花。满园的梅树一任春风吹煦，夏日烤炙，秋风萧瑟，直到雪花飘落，大地冰封，才一下子打开自己的全部生命，花枝灿灿，让这个世界的为之生动。

每一次想到梅花开时，我都为之震撼和感动。去年初冬，妻从网上买得一束干枝梅，按照商家指点，将干枝浸泡在水里24个小时后，然后插入瓷瓶中水养。就这样，我每天盼着开花，待到正月初一才生出一粒粒花苞，直到正月十五之后才绽开一朵、一朵梅花来。令人惊奇的是，直到花儿全部绽放，干枝才生出一片、一片翠绿的叶子。

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最美艳最富贵的花朵是牡丹，那么，这个世界上最冷艳最高洁的花朵就是梅花了。“梅兰竹菊”四君子之首的梅花傲雪绽放，它的气质韵味或许是清冷的，但是它的内核却是热情，充满活力的。即使花朵冰封雪裹，也绝不同流合污，面对它强大的生命力，冰雪也成为它的陪衬。

皑皑冰雪中，几乎只有梅花傲然挺立枝头，拼尽全部生命，也要使自己峥嵘到极限，灿烂到生命的毁灭，散发出阵阵清香，为寒冬增添一抹色彩。我想这就是梅花的个性使然，这就是梅花开花的内容，这就是梅花傲雪绽放的原因。于是一想到梅花谷里和大山深处的梅花，就想到它如火似血的一种精神。

那么，和梅花相比，我们人呢？

梅花是一种生命，我们也是一种生命，无论在大自然中生存，还是在人世间行走，其实都是一个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每年每月每日每刻都在干什么？我们在追求和奋斗着什么？什么时候我们也像梅花那样灿烂？

梅花生动着这个世界时，我们也应该让这个世界的生动。君以为然否？